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資料叢刊

近代圖書館史料彙編

23

鳳凰出版社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資料叢刊

近代圖書館史料彙編

23



鳳凰出版社

第二十三冊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第四年刊（二）民國二十年

.....

第四年刊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二）

民國二十年



# 館藏清代禁書述畧

周 懿

本館藏有清代禁書。不下一二百種。強半在續提善本庫中。余取咫進齋所刻之禁書總目。逐一比對。得百二十餘種。銷燬違礙之書。尙不在此列。余原擬重編清代禁書總目一書。以咫進齋所刻之三目爲主。以人爲綱。以姓氏筆畫爲次。同姓者以時代相先後。復將故宮博物院文獻叢編中之違礙書目。單悉數收入。去其縛複。其著述人闕而不可考者。以書名之第一字筆畫爲次。附於其後。先考撰者之略歷。分別注其書之銷燬違礙抽燬。後詳考海內外公私藏書現存之目。注其存逸。並將當時之詔令。章奏。及其他著述中述及禁書者。彙錄之。略事詮次。庶幾開卷了然。便於按索。先布區區於此。成書俟諸異日。會以時間匆促。僅將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中所述其若干種。即以其目所收先後爲準。不另編次。下筆縷縷不能自休。尙祈海內方家見而正之。清代之禁書。無非明代之先正。與夫清初之遺民。發於忠憤之作。民族之真精神。於以表現。爲吾國民族史中最可寶貴之遺物。余每見斗筲之徒。聞人談夷夏之防者。輒以義和團日人。謂謂自附於有識先見之流。抑何可怪。國於大地之上。必有與立。立國之本。全恃民族之真精神。以民族之真精神。培固一國之國本。其國始能常存而不敵。一旦遇有大變故。則本其大無畏之精神。不屈不撓。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以今日之熱血。培溉他年自由之花。此吾國之見陵於外族。而卒能光復舊物。巍然立於東亞者。以有此民族之真精神故也。總理之三民主義。

首重民族。蓋必先有民族而後民權民生始有所附麗。此理之不可易者也。讀先民忠憤之作而後知媚外之可恥。而後知自強之可貴。感發興起國其有瘳。

皇明資治通紀 明陳建撰。建字廷肇。號清瀾。廣東東莞人。嘉靖戊子舉於鄉。兩上春官。皆乙榜。以母老。選授侯官教諭。日勤陶鑄。遷臨江府學教授。編周程遺書。有造來學。聘典江右廣右雲南湖南試四。所得多名士。尋陞山東陽信令。未幾。以母老力告歸。養建學識。溫醇議論純正。博學強記。諳於典故。究心國家因革治亂之迹。及道術邪正之分。著有治安要議古今至廢等書。崇正黜邪。毅然資育莫奪云。是書十卷。分前後兩編。前編原爲啓蓮錄。本館藏有原刻本八卷。其卷次如下。第一卷紀太祖因亂倡義。起兵渡江事。第二卷紀太祖初爲吳國公。平定江東浙東及江西時事。第三卷紀太祖初爲吳王。西定荆湖。東平淮西北。取齊魯時事。第四卷紀太祖初卽帝位。南平閩廣。北平中原時事。第五卷紀平關陝。一天下。大封功臣時事。第六卷紀平西蜀。定遼東以後事。第七卷紀平雲南貴州以後事。第八卷紀天下太平賜賚功臣還鄉以後事。此本併作三卷。原卷一至二爲一卷。三至四爲二卷。五至八爲三卷。後編七卷。爲靖難紀。成祖紀。仁宗紀。宣宗紀。英宗紀。上景帝紀。英宗紀下憲宗紀。孝宗紀。武宗紀。全書編年體。成於嘉靖乙卯。書之大名次行題。「粵濱逸史清瀾鈞叟臣東莞陳建輯著。」其自序略云。「臣建往爲皇明啓蓮。以述我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繙閱我朝制書。泊邇來諸名公撰次諸書。凡數十餘種。取其有資於治。可通爲鑑者。編年次之。參互考訂。正其舛疑。久之不覺盈帙。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朝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焉。啓蓮一錄備矣。繼自永樂。下迨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啓蓮錄舊已梓完。難於再編改刻。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至其著書之意。著眼於邊防財賦。自序所云。「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祖宗時風俗淳美。眞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漓也。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愚不能自己於懷。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爲當世僭錄。以挽回祖宗之盛。」所以是書之末。於紀載微

議之後。特載楊一清關於京營一疏。王鑒關於餉俸二則。霍韜關於宗室賦稅二疏。期期於兵食兩端。以爲「江湖岸曝盡於此」。斯足以見其意矣。

### 皇明通紀直解

明張嘉和撰。嘉和字克明。吳縣人。別號葑溪野史。是書十六卷。崇禎間刻本。自卷一至卷十四係原纂。始自太祖。

迄於熹宗。爲紀十四。爲傳二百三十有三。其十五十六兩卷。續懷宗一朝。另題續通紀直解。不詳爲誰撰。爲紀一。爲傳五十有二。附二人。前後一十五紀。二百八十七傳。自序有云。「我朝實錄通紀等書。尤宜有直解。以續通鑑。故於太祖高皇帝暨諸宗則紀之。如何創業垂統。如何繼體守文。于公卿大夫則傳之。或論道經邦。或勘亂假武。或承流宣化。或靖節成仁。史臣所記。事跡所垂。每朝不曾百卷。而約之數卷。凡紀傳欲其簡要。釋解欲其洞達。故其爲紀傳也。甄別去取。奇而正。嚴而恕。疏而要。朴而藻。其爲釋解也。敷衍正史。詳而約。博而勁。明而切。直而紓。非第暢發其旨。正供取法。備監戒。我朝典故。橫口所說。縱筆所書。如開掌見掌。讀之未有不豁然以醒。躍然以興者。以紀傳爲鴻綱。註解爲條目。謂直解爲益。紀傳之未逮。可謂直解爲實錄之纂要亦可。」葑溪此書。提綱挈領。深爲扼要。直解亦明白疏暢。時以白話出之。觀其自序云云。亦可謂暢所欲言矣。續紀對於懷宗。始終推揚。絕不游移。僅於聽言一層。則云。「初政獎進引掖。採納如流。後似因漬生猜。緣激成懷。塞堅兩耳。斥以一鳴。」猶作回護之辭。而對於後之議懷宗者。斥曰吠聲。終以有君無臣。咨嗟興歎。至於興亡之故。則云。天有所興。必有所廢。黃巾亂漢。所以興魏也。紅巾亂元。所以造明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如此着筆。隻字不及溝清。而遺臣故國之痛。可於言外會之。書口一至十四卷。均有皇明二字。續紀則無之。蓋其墨版已在清初矣。

### 明紀編年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湖廣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伯敬貌寢。羸不勝衣。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閣。讀史恆至丙夜。有所見即筆之。名曰史懷。晚逃於禪。以父喪哀毀。卒。是書十二卷。其一至八卷。始自太祖。迄於熹宗。爲伯敬原編題。督學臣鍾惺謹定。其九至十二卷。爲王汝南所續。汝南字季雍。亦楚人。題「草莽臣王汝南補定。」起於懷宗。迄於隆武。魯監國附。前有季雍一序略云。「明之有紀。自陳東莞鄭端簡而下。代有著述。然皆繁蕪。不倣暢人心。惟鍾

竟陵編年爲簡要。獨惜其僅及熹廟而止。而興亡之際。反後先不及。南不自揣。每欲續成全書。而苦搜輯不廣。日抱闕略以俟。今幸邸錄未盡。亡野求漸出。而懷宗十七年之鴻猷大烈。臚若日星。因取而卒業。又得鄒流綺明季遺聞。載弘光隆武事甚詳。復擇其確有可據。言尤雅循者。詮次之。以爲子嬰帝昺之續。而有明一代興亡。不盡昭昭於茲乎。」末題「順治庚子仲秋楚人季雍王汝南謹書於虎丘僧舍。」則此書尙成於吾蘇原裝四冊。每冊首尾稍有缺頁。序缺首二頁。卷三至宣德九年止。三十二頁以下缺。卷四正統元年至五年缺二頁。卷六至隆慶五年止。二十七頁以下缺。卷九至崇禎十年十月止。三十四頁以下缺。卷十二至隆武止。魯監國缺。全書偶有朱墨圈識。卷十一第七頁載「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見。澍面糾馬士英權奸誤國。淚隨語下。士英奏辨。志孔復前佐澍。秉筆太監韓贊周叱退之。」於佐澍下墨筆添「用笏擊士英頭」六字。卷十二第十三頁載「清兵至順昌。獲龍江搜之。得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鋮方游山聞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尸。士英等四人驛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墨注「六十年積忿。今始大快。道光十四年四月初三記於三元巷之華嚴庵。柏翁。」未詳爲誰氏手筆。亦足見懿秉之在人古今從同也。

###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明高汝栻撰。汝栻仁和人。字爵未詳。是書十六卷。成於崇禎九年丙子。所記爲萬曆泰昌天啓三朝

史事。查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內載「明法傳錄。即陳建通紀。其嘉隆以後。則高汝栻續。」按高氏別有皇明法傳錄二十八卷。兩朝法傳錄卷數未詳。二書均未見。據全燬書目所云。則法傳錄。即陳東莞之通紀。始於太祖。迄於武宗。已詳上述。兩朝即指嘉隆而言。則此三朝法傳錄。係續兩朝而來。首尾乃始完整。前有高氏自序略云「三朝以來。甲乙是非。靡有定論。更無他紀以識其實。惟是兩朝從信。與夫十六朝廣葉而已。皆緝綏郎報。牘衍篇長。曾無制作之法。較之陳東莞通紀。不逮遠甚。栻是以旁搜家乘野史。以資漁獵。并參互而考訂焉。不但神祖朝征倭。征播。征哱。撃妖。書楚宗諸大事。光熹二廟。發內帑。釋蠶。轉念邊關。連捷寧錦。督建大工。諸大事。記之必悉。忠臣念國本而忘其身家。義士叱權奸而寒其肝膽。豪傑甘九死而取義。含生廢不網羅。以點綏雍熙之盛。至兵農錢穀士

馬登耗之數。司徒司空太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奴僕番域處置之宜。苟可集衆股以爲裘。願期鑄九金而作鼎。述而不作。使異日修史者便討論云爾。栻卽事論事。無所揣摩。其書總附通紀之後。陳法而傳之。斯厚幸矣。」末題「崇禎丙兆困敦普比夾鐘之月。西湖逸民高汝栻敬書於翠紅精室。」此書所紀關於邊戍甚詳。對於漕事。輒斥之爲建夷。爲東奴。爲奴酋。爲讎子。不一而足。天啓七年三月。紀遼東巡撫袁崇煥奏東奴恭順求款一節。云「夷使溫台什過河。叩見太監紀用。同部院袁崇煥於文廟有方金納與溫台什進見。叩頭懇款。跪投奴子來文。其封袋面前改去大金國皇帝字。上寫汗。放書與袁老大。人封袋後去舊寫天聰年號。止書年月。」云云。餘可概見。此其所以觸清廷之怒而列之全燬者也。其書參閱校正者甚衆。西湖將御龍建武余日登沈自颯參。同郡吳思穆。顧賓四明李國標。會稽王晉淮南李長科。閩張錫胤。張召琛。高鼎燦。鼎焯。其珍鳳羽于岱顯宗萬化校正鼎燦以下。大概爲其子姪爾。

頌天臚筆 明金日升編。日升字茂生。吳縣人。是書成於崇禎二年己巳。茂生自題東吳野臣。草莽臣。吳門布衣。諸稱其二十四卷分十類。一聖諭聖旨。二召對。三贈廢。四簡卹。五起用。六啓事。七戮璫。八抑黨。九訟冤。十附紀。所紀爲啓禎兩朝剝復之際。鋤奸誅璫。忠烈起用。賢良一時。字內清明。人心思奮。此書應運而出。實爲世間必不可少之作。茂生勤搜遠訪。臚列無遺。又復分門別類。朗若列眉徵之華山。八十老農朱鷺之序。概可想見。序云。「日升貧而好遊學。不仕而時品郎鈔。年來見聖作物。睹每題案歡呼。於改元初政。及諭旨召對。纂述咸得精要。復襄糧重趼。奔走於楚越齊魯風節之墟。遍爭蒙難名賢。訪其胤嗣。給其遺章。各舉當日情事。抒寫成傳。又於環召諸公舊疏。及臺省啓事。凡忠言讜論。一一彙錄。謀梨夢傳之。其理頭搘管。眠食靡遑。甚或鬻衣貸粟。以資副嗣。至鄰俗竊笑。諸正人罹此慘禍。積憤浩歎。縊著野乘。恭逢今天子更化。敢壽榮梨。上頤壇政。下闢臣節。備信人間。以圖不朽。誠媿聞見寡隘。不知所從。昧茲五年。心血嘔盡。鬚眉頓白。臚列稍就。仰冀維持世道。大君子郢政焉。」書中所列。自楊忠烈左忠毅死難諸公而下。起用諸臣。

與夫諸公之後胤訟冤者。計百五十六人。或傳略。或敍事。或載奏議。遺文詩詞血書絕筆。以及冤疏祭文之屬。三百五十六篇。咸足感天地。動鬼神。作忠義之氣。以維世道人心於不墜者。至於戮瑞鷗黨。及誅逆爰書。凡瑞鷗虎彪巨奸大惡。一一著其逆跡。秦鏡懸肺肝如見。真可謂鐵案如山者矣。惟其書所錄諸疏。間有關於禦夷防邊。兼及寧遠之捷。不免觸滿清之忌耳。

### 皇明世法錄

明陳仁錫撰。仁錫字明卿。長洲人。明卿究心經史之學。多所論著。中天啓二年文震孟榜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繼

經筵典誥。魏忠賢冒邊功。矯旨錫上公箚。給世券。仁錫當視草。持不可。其黨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視草者。何必我。忠賢聞之削籍歸。崇禎改元。召復故官。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卒。弘光時贈詹事。諡文莊。仁錫講求經濟。有志天下事。性好學。喜著書。一時館中博洽者鮮其儕云。是書九十二卷。前序已缺。分十類。一曰惟皇建極。二曰懸象設教。三曰法祖垂憲。四曰裕國恤民。五曰制兵勑作。所紀起於太祖。迄於隆萬。以事爲經。以年爲緯。有明一代典制。大略具備。核與建夷無闊容。或以衝邊戒備。中載有遼陽事。遂入燬之列歟。

### 隱秀軒集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爵里已見前。是書不分卷。以千文分集。自詩天集至月集。文益集至列集。存二十四卷。詩文以體

編次。缺詩黃集五言律。而文僅有賦序記傳論五體。似尚不足。此集爲虞山沈春澤兩若所刻。成於天啓二年壬戌。有序略云。『自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言沖澹。以生澀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嘉之作者。幸而裙襦獲全。含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摹肖冠帶。波流風靡。此倡彼和。有識者微反唇於韻先創始焉。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參之子輔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辭。約以格。無促絃。無窘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不能摹焉。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參之子輔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辭。約以格。無促絃。無窘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不能摹焉。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

而二字能摹之。披文相質。真所稱日新富有變化無方者也。」觀其言。對於當時之摹仿伯敬。識者之譽議伯敬。與夫伯敬之所以爲伯敬。稱量以出不阿所好。兩若亦不苟其言者也。明史文苑傳有云。「明代自袁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真鍾惺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撰唐人之詩爲唐詩歸附。以剪詩爲古詩歸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則伯敬要自有足以動人者。集中自序亦云。「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己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伯敬對於反古泥古二派。抉其蔽處。至爲精當。余嘗謂佞古者。甘爲古人之奴。不敢參絲毫之見。殊不知古今之事物異。時勢異。趨方圓鑿枘。自有不能通者。而疑古者。又肆爲古人之叛徒。悍然不顧一切。鹵莽滅裂而行之。卒之其所謂是者未必是。而所謂非者未必其果非也。此二者之得失。雖不可同年而語。要之皆未爲得也。是故吾人之於古人。當處於諍友之地位。是是非非。評量得失。參酌損益。進古人而上下之。要歸於中。而後我不爲古人拘。而古人盡爲我用矣。德人有謬。傾棄洛水。并棄其盆中之小兒焉。得爲智。其言可深長思矣。細閱集中。僅於詩地集有遼陽陷後。聞友人張任甫先赴參謀之召。得書詢知。尙未出關。欣慨交心。勉其後圖。詩中有「君有吞胡志。時無御衆才。智勇生有限。韜土猶可恢。從此宜審擇。努力收餘灰。」等句。雷集有送南大司馬黃公移督戎政時有遼警。詩有「據鞍今壯。橫槊舊明情。臨秋方肅殺。會日可清明。」之句。其他未見有違礙處。不識何以得邀全燬之賜也。

### 七錄齋集

明張溥撰。溥字天如。太倉人。崇禎元年以選貢生入都。已而歸。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溥爲其領袖。氣節文章冠於一時。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噓名者。爭走其門。溥亦傾身結納。交遊日廣。以嗣東林。大爲執政所惡。詩文敏捷。四方徵索者。不起草。對客揮毫。俄傾立就。以故名高當世。卒時年止四十。旣卒。御史劉熙祚給事

中姜塤交章言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途有詔徵遺書。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云是書七卷係文集略以體分成於崇禎初年集以七錄名者緣溥幼詩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卽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皺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遂以名其集前有陳臥子周勤貞二序陳序曰「予不敏有友數人皆天下賢士有張天如溥者其一也天如之文章天下莫不知其能予獨疑其所繇者異今觀天如之書正不掩文逸不踰道彬彬乎釋爭平之論取則當世要亦乘時鼓運之事也國家景命累葉文且三盛敬皇帝時李獻吉起北地爲盛肅皇帝時王元美起吳又盛今五六十年矣有能繼大雅修微言紹明古緒意在斯乎天如勉乎哉我聞獻吉陵厲近教元美博泛近通然要皆賢者天如處二者之間以投世用自爲過之免於交譏」周序曰「天如張子者今既貴然予與交十年旣觀其行事復觀其著書蓋弘亮博達君子也贈人以言與臣忠也與子孝也綱羅舊聞考其得失連續當世之務而整齊之班班如矣循循古學形之簡編贊明大道體達國政天如者足以觀矣夫如意量和雅非有不平之遇頗激其中故其爲文條理整備體法詳淹而又見用於聖明之世所云治世之言者非耶」溥之文境二序足以賅之此編酬應之文爲多惟論略一卷大都關於經國大計援始要終對時立論在在以宗社民生爲言其論治夷狄曰「在天者不可不信其好還在人者不可違謂其可忘」其論備邊曰「邊疆之地以尺寸之進退爲強弱安常之日但惜所費不圖所安沃土奧壞皆視以爲不爭之間及至藩籬旣拔外警淳至始悔其地之不可棄而功名之士始起而爭之顧其時則已晚矣」而其抉守邊者之際曰「邊就觀望以退爲固而求自保之太甚」不幾於一語道破乎其論馬政引李慶之論謂「與其使百姓養之而盡其生毋寧使士大夫養之而亡其禮」誠慨乎言之矣其論兩直也推永樂所以遷都北平者曰「去敵之近制敵之便本京師無外之規而明示以自將待邊之義故吳之沃富淮南北之衍腴擅銅鹽之利極遊處之安寧不愉快焉而舍此而之北者誠恐後世之子孫卽於逸娛而忘其外患則無若居之沙漠之地臨戎之險使日顧漁陽上谷之間而懷寇讎之逋則修德行仁設險守國可以世世而不敗故今之論幽薊者徒侈言其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互南居庸控北有嶧嶮崇勞之勢而不講於鞏固之謀非聖祖之所

樂聞也。」其論任邊將也曰：「開創之主，類起於戎伍之間，將士之能否，習察而身簡焉，得以別其所任之輕重，沿而至於繼體守文之君，深居優處，大師之名，武夫之號，有目進於前而不辨者，如是而欲責以知人善使之道，亦事之難通者也。」目光如炬，察見隱微，而又敢於盡言，非自期以身當天下之任者而能若是乎？揆之於古，宋之陳同甫可以並轡而齊駕矣。別有女直一論，謂「奴兒哈亦之得爲中國患也，始於殺其父之無名，而終於與其爵之已重。」又謂「奴酋以三女妻卜吉吉而取其地，宰襄欲娶金酋之老女，老女不可，奴酋因間以約婚，而邀之以共撫北關，事發於女子之間，而禍流於中國之大。此乾隆所謂「常人設遇詣其祖宗之文字，亦將泚而不視，而况國家乎？」此其集之所以不得不銷燬矣。

呂晚村家訓真蹟 呂留良撰。留良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生崇禎二年己巳，穎悟絕人，善屬文。清順治十年癸巳入邑庠，康熙六年丁未棄去，歸臥南陽村，治洛闢之學。戊午有宏博之舉，誓死固辭，庚申郡守復欲以牒選舉，乃翦髮易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庵，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幅巾拄杖，逍遙其間。以二十二年癸亥秋卒，年五十有五。後於雍正七年以曾靜文字獄牽涉，留良與其子葆中俱戮屍梟示，毅中斬決。其孫輩發憲古塔給披甲人爲奴。其日記及文集中，達礙處，具詳雍正東華錄中。留良之詩文書籍，乾隆中均被銷燬，是書五卷，以真跡付刊，精神尚在。大體與子姪家人輩諭札間，有詩文雜著數篇，大要爲刻印程墨事居多。惟戊午一日示諸子一文，爲五十歲辭親友壽而發其言曰：「爲吾計，惟有閉門深匿，以木葉蔽身，以泥水亂迹，如世間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者爲賢，而處之將置，夫生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乎？此吾終身不當處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此言不可告於親朋，不得已援世俗避生之例。」此其中自有一段隱痛，蓋留良以遺腹孤子，父喪四月而始生，十三歲生母又卒，「以父喪母哭之日，爲置酒張樂之辰」，於心不忍。此義亦見於文中，兼之中年以後，以淮府儀賓之孫，恥臣僕於滿清，所以棄冠巾，披袈裟，爲明代之遺民，而其臨終遺令，「不用巾，亦不用幅巾，但取皂帛裹頭作包巾狀」，其意可見。不過在清代爲諸生十四年之久，雖曰昨非今是，終爲壅

正所試斥。良可惜也。留良對於薦舉功名之事。所見至爲透澈。與其子書云。「薦舉事近復紛紜。夜長夢多。恐將來有意外。奈何。吾意及事至。則難爲計。欲先期作披緝出世之舉。庶可倖免。汝在京。即今當爲布其說。云我厭棄世網。已決意入山。爲住靜苦行僧。不復與世周旋矣。」又曰。「父爲隱者。子爲新貴。誰能不嗤鄙。父爲志士。子承其志。其爲榮重。又豈舉人進士之足語議也耶。」留良身後。僅中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舉浙江鄉試。四十五年丙戌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浙江通志選舉表竟削而不載。其後以一念和尙謀叛案連及。憂懼以死。則此一第不足以爲榮重可知矣。清初大江南北。世族大家。每有以門戶之故。令子弟輩應試舉功名者。避死免禍。不得不爾。其情可原。其事究不可爲訓也。

### 白耷山人詩集

明閻爾梅撰。爾梅字用卿。號古舌。沛縣人生。有異秉。磊落負奇氣。博學工詩古文詞。而性最孝。舉崇禎三年庚午

北榜。主試者稱其文曠逸跌宕。有吐納四海之概。丁父艱。喪葬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壬午寇氛四起。爾梅練鄉兵。親教勾繩騰進之法。有巨猾劉元擁賊數千圍沛。爾梅率壯士殲其渠。賊遂潰。甲申之變。僞防禦使武鑑至沛。使人來招。爾梅義不受辱。貽書卻之。鑑覽書大慚。未幾潰去。時吏閣部駐節淮北。高傑爲許定國誘殺。爾梅因勸吏公馳檄河南。撫其衆。吏猶豫。退保維揚。爾梅知必敗。賄青籜去。復爲劉澤清盡戰守策。不能聽。遁海上。則清兵已渡淮矣。至是事不可爲。不得已還沛。未久復去。及壬辰。山東兵敗。首事者解連。爾梅執之。總督沈興同官商所以處之。爾梅至。瞪目直上視。不拜。沈知不可屈。佯語之曰。而何爲者。欲作文丞相乎。爾梅旋步堂階。高吟曰。天如存。桓譚可殺。文山沈無語。遠檄兵擁之北去。未幾移下濟南獄。子嬰年方十六。徒步走京師。上書訟父冤。得白。遂歸。已而放游晉豫秦蜀。歷覽九塞。復從漢河東下。取次西江以歸。蓋去沛已十八年矣。乃結廬先人壠旁。杜門不與世事。日以著書爲樂。因號白耷山人。著有詩文集行世。是書十一卷。以體分。前有廬山黃雲師序。年題重光亦齋。若當係清順治十八年也。序曰。一始吾遇白耷山人。粗識其崖略。或謂是空言無事實耳。迨徐觀其所爲。踏東諸集。然後知山人非空言無事實者。歲在甲申。生民促數耗矣。是時河北諸路。未有所屬。而其間雄駿魁矯自異之士。莫不彌弓砥鏃。南望撫膺。願爲國家出死力。扞疆圉。山人于是起彭城。祭舟南渡。慷慨叩

幕府抵掌畫策。旦夕提一旅北向。收召豪傑。繫諸路人。心慕府心才其言。顧唯唯。師期無日。山人知策不果用。則又請空名告身數百紙。乘時過往。視忠義爲鼓勵。俾逋寇叛帥。不得以踰時渙散。少有睥睨。兩者計俱不行。山人旋引去。徘徊海澨。而事已大壞。不可爲矣。顧是時。名延攬者。競欲爭致山人。以爲隱然一敵。國鴻冥不可弋。又掎亂圖必殺之。顛蹶數年。竟脫於難。山人旣鬱鬱不得志。遂放浪賦遠遊。西北山川之雄深。古帝王都會之壞瑋。意所薄射。輒擊節悲歌。其詞率軌於大義。而山人亦自謂必傳於後。今讀其集。對於夷夏之防。持之嚴而正。撰帝統樂章。三代下僅列秦。始漢高光武。唐太宗明太祖而已。篡弑偏安者概不得與。「五胡拓跋之類。祇可謂之夷狄。」「胡元戎狄。又不足復道。」其於滿清。斥爲猰㺄。原亂詩有云。「率彼曠野。有棘有榛。猰㺄下來。載揚其塵。黠彼猰㺄。初亦吾人。仰我金縉。拜我爵綸。匪阿骨打。匪鐵木真。彼乃荒服。茲乃邊臣。邊臣不臣。神州以淪。」其他排斥之詞。曰僞曰滿。曰建。而不一而足。視滿清之君臣。直如蚊蟲之過前。山居操有云。「臣匪我臣。君匪我君。琴靜山幽。不見不聞。」而先生之自處。則曰。「生勿務榮死勿務傳。勉爾遁思。用卒餘年。」於絕賊臣胡謙光篇。則曰。「生死非我虞。但虞辱此身。」則爾梅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早已籌之熟矣。其於君國之痛。詩中屢見。如哀燕山篇。「我人慎勿忘斯離。甲申三月十九日。」端午篇。「老僧猶記端陽夜。說是崇禎十七年。」漢中三月十九日有感詩。「中梁花老人歸未。又是誰家十七年。」自注「是歲庚子。」按係清順治之十七年。又「傷心何歲無三月。十九清晨獨可憐。」清明答單臣素韓淑旂兼寄故鄉友人。「十年如長夜。三月不春風。」又「甲申三月後。狂疾到如今。」濟南雜詠。「大明人尚在。最喜大明湖。」謁先帝陵哭之篇。「煤山改作招魂路。柴市慚無灑血人。」丙申三月十九日過閩鄉縣有感一律。「黃帝龍升久在天。孤臣遺落鼎湖邊。一驢亡命三千路。四海無家十二年。霜露幾經寒食火。園陵謙掃忌辰烟。朔來獨望昌平拜。童子聞歌亦泣然。」其纏綿悱惻之音。千載下似聞其聲矣。而其復讐之雄心。亦時流露於楮筆間。如「殺盡單于俘日逐。」「冢本先韓五世臣。初時年少日無秦。」「記取國恩方五世。留侯安敢不椎秦。」「自可王孫承帝統。寧從國賊篡神州。」先生之肝膽畢露矣。至過烏江浦。弔楚霸王云。「陰陵道左困英雄。驃馬長嘶千里風。成敗何妨爭面目。不隨亭長渡江東。」其視疆場之上勝固

可喜敗亦有榮。要爭面目與後人看耳。對於偷生乞降之徒。則云：「從來卿相偷生者。誰是千年不死人？」嘻笑甚於怒罵矣。當時亦有以瞰瞰不入耳之言譖之者。謝絕之。詩集中屢見其答陳百史較緩而切。「誰無生死終難避。各有行藏兩不如。」其却滿巡撫趙福星。則辭嚴義正。凜不可干。「喪節事人何異。死有家勞夢不如無。」「豈有丈夫臣異類。羞于華夏改胡裝。」「生死百年終是盡。鬚眉兩姓絕堪悲。」觀此。則覲顏北面者。無可置喙矣。爾梅亡命流離。曾一度繫濟南獄。而絕不作窮愁之音。如云：「家破心難破。人奇禍更奇。」「但云爭志氣。勿復畏風波。時命方如此。英雄可奈何。」則其生死早置之度外矣。其於室人之喪。有云：「感君能決絕。省我更躊躇。」於嬰兒生辰兼憶吳兒之作。有云：「悲歌悞得人如此。爾誰何勞讀父書。」「國亡家破還生汝。切忌人言有父風。」其境窮。其心苦矣。至於清初之草菅人命。於題陶靖節墓詩。見之有云：「年來文物忘中華。非殺其身即破家。」又云：「天開大獄族衣冠。肯放東籬一步寬。弔罷先生還自弔。永初時易此時難。」可想而知矣。文集未見。徐州二遺民集中收文二卷。上史閣部書及貽武懷書。具在。可見其氣節。阮咸三語。又必多乎哉。

陳眉公集 明陳繼儒撰。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自號空青子。別署白石山樵。松江華亭人。幼穎異。好讀書。長於詩歌文辭。頃刻萬言。長爲諸生。與董玄宰齊名。太倉王元馭元美並器重之。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之陽。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余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詩詞文翰。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聞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釋老。靡不較覈。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曠放。十類屢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補其精華。暇則與納子道人窮峯洞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玄宰爲築來仲樓。招之屢微不起。以山人終其身。卒年八十二。眉公集。館藏有二本。一萬曆本十七卷。一崇禎本六十卷。禁書總目不載卷數。亦不詳版刻。茲分別述之。繼儒別有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刊本皆各體雜文。又陳鑑韋文集。皆禁書。未見。萬曆本成於四十三年乙卯。爲史辰伯所梓。前有自序。略云：「予自弱歲焚冠。築婉艷草堂於二陸遺址。釣絲樵斧之外。借不律踰處。持弄達日。聞牧唱漁歌。舉而和之。響振水樾。自謂